



联合国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85/63
12 March 1985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

人权委员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

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
国家和领土上人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

危地马拉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常设代表 1985 年
3 月 12 日致人权委员会主席的信

危地马拉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及其他国际机构常设代表团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主席致意，并随函附上危地马拉常设代表团行使答辩权提交的关于议程项目 12 的书面声明。常设代表团要求将这一声明作为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一份正式文件予以散发。

如蒙将此声明送交人权委员会危地马拉问题专题报告员卡尔罗斯的科尔维尔子爵，将不胜感激。

危地马拉代表团行使答辩权所
提出的声明（项目 12）

危地马拉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进行了最密切的合作，这样一个国家却遭到委员会某些成员国和非政府组织的最激烈攻击，这令人难于置信。这些国家和组织不相信自己的专题报告员，却相信所谓的“可靠消息来源”。

危地马拉现政府是一个过渡性质的政府，于 1983 年 8 月 9 日开始执政，而不是在此之前。它标志着该国前几届政府在极其困难和复杂的长时期内所实行的政策和采取的行动已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本代表团希望强调这一事实，以便人们加以注意并铭记在心。

我们要强调指出，危地马拉现政府是根据危地马拉人民希望确保自由选举、和平生活和享受人权与基本自由的愿望而产生的。

因此，它开始真正放宽政策；保障和促使持各种改见的人参与政治，决定性地改善了人权的状况，组织了完全自由的选举并表示了其民主意愿，尽管极端主义分子的恐怖主义和武装侵略企图阻止它履行人民所赋予的职权。

然而，有人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根据“确凿的”消息或从“可靠”来源获得的报告，危地马拉“继续存在着大规模有计划的侵犯人权的情况”。好些非政府组织和一些国家的政府代表也参加了这种大合唱。本代表团强调指出，与此相反，专题报告员的报告表明在这方面实际已经有了重大的改善。

在农村地区不存在大屠杀事件。仍然有一些暴力行动，但这是极端主义分子和一般犯罪分子搞的，这类人令人遗憾地，在世界各国都存在。然而，有些人却坚持把危地马拉的国内形势说成是现政府“严重侵犯”人权。这除了恶意中伤和力图阻碍在危地马拉充分实现民主的恶毒用心以外，毫无根据。

关于失踪问题，也有人危地马拉提出了大量的有计划的指控。而确凿事实已经说明，这些假指控是不可能成立的：一些发言中提到的“相互支持集团”的意见已经得到听取；国家元首于1985年1月接见了他们并听取了他们的陈述，并已建立一个三方委员会来调查控诉中所指的案件。当局已经或正在采取积极措施来澄清各项指控。在危地马拉进行的调查已证明这一点。必须再次指出，这些有关失踪的指控中不公道地列入了各个派别和普通罪犯搞的绑架，其中有些案件，有关人员已经加入了游击队却被说成是“失踪”人员。那些原先据报“失踪”、随后却又受益于危地马拉政府颁布的大赦而“再次露面”的人的证词就证实了这一点。危地马拉政府的大赦令不断展期，许多参加秘密部队的人据此取得各种必要保障，纷纷返回工作岗位，恢复合法生活。

民防巡逻也是遭到大量有计划指控的问题，有人指控这类役务是强制性的，参加巡逻的人是用恫吓手段招来的。这种说法与专题报告员的报告不相符合，专题报告员在报告中指出，参加民防并不是强制性的。此外，报告还表示，这是平民用以击退颠覆分子袭击的一种自卫。

此外，大量有计划的指控还把发展中心说成是集中营，是“强制迁移当地农村居民的”产物。已经反复证明，没有任何人是被迫在这些中心居住的，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随时进入或离开这些中心。还已经证明，各居住区周围并不存在铁丝网，正是较好的生活条件使人们自愿集中在那些地方。这些条件反映在学校、保健中心，道路、电力照明、饮用水、不同教派的教堂、农产品的销售集市、娱乐区域、以及他们的村庄和居住区从来未有过的其他一些有利条件。那些村庄和居住区无人管理，极其贫困，人们遭受凌辱、胁迫以及游击战争和游击队挑起的与保安部队的冲突所造成的恐怖。

许多人道主义组织的代表和驻危地马拉的大使都曾参观过这些中心，他们都曾可靠的确证了这些现实情况。

除了生活质量各方面有所改善外，各发展中心还有其他一些成果：农村地区的居民生产提高，发展了家庭经济，而且使危地马拉在几年之后能够帮助各毗邻国家满足基本粮食需要。指出这样一点便足以说明问题了。

本代表团曾听到有人说造反的唯一原因是非正义、贫困以及最贫穷阶级的民不聊生。而建立发展中心这类措施，虽然有利于消除农村人民的这些苦难，却遭到有计划的批评，这真是出人意料。事实上，城市中产阶级，甚至是上层中产阶级游击队，特别是恐怖主义分子许多人都出身于这些阶层透露出：这些赤贫因素自然要引起不满，危地马拉现政府了解这些因素并决心在一个过渡性政府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补救，但是，改善境遇的要求却正在被用来作为采取武装行动的借口和伪装，其唯一目的是以暴力来攻击当局，采取与危地马拉人民格格不入的势力从国外支持、资助和扶植的行动。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最贫困阶层的任何社会、经济或文化改善，都受到了一些人有计划的阻碍，这些人从这些改善中看到自己失利或丧失借口，不能再号召武装叛乱，号召破坏建立在个人自由而不是在国家独裁主义基础上的制度。

本代表团听到一些人顽固否认众所周知的事实，即1984年7月举行的选举是公正的。根据我国内外的普遍看法，这一指控是站不住脚的。

关于上述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本代表团谨特别提请自称是天主教和基督教

的组织注意，危地马拉大主教在 PRÓSPERO PENADOS DEL BARRIO 阁下在 1984 年 9 月的布道中说：

“公民们看见了一种令人满意的多元民主，现政府以此对最近题为‘缔造和平’的集体信件中所载的危地马拉主教会议的要求作出了反应。此外，如实而迅速地公布 7 月 1 日所进行的选举国民制宪议会代表的投票结果，证实了国家元首阁下重新改造立宪政府制度的承诺。

“应该公正的承认，尽管存在着许多各种各样的不利因素，从一般性有组织或无组织的违法行为和犯罪，到外国势力煽动和支持的颠覆性罪行，但国家元首阁下极其值得赞扬的这一决定正在付诸执行。

“此外，很显然，在这种引人注目的形势下，他们罗致了许多和平而正直农民，这是令人不安的，这些农民已经成为直接违背其本身利益的事业的受害者。

“危地马拉教会有理由愤怒地驳斥诽谤我们国家的国际运动；事实上，在一些大国，非正义的现象和所犯的卑鄙罪行可能比我们的国家还要更多”。

关于危地马拉政府存在秘密监狱等其他经久不辍的指控，本代表团认为，专题报告员的调查结果已经载入记录，它不容辩驳地表明这一指控是荒谬。

大赦国际在发言中作了若干简短但严肃的指控，本代表团只能说，我们等待他们下个月到危地马拉时亲眼看看那里的实际情况、作出客观而公正的证明。在此之前他们讲的任何话我们都不想听。

瑞典和挪威这两个北欧国家也重复了一系列毫无根据的话。西班牙目前正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暴力行为而处境困难，却也提出了若干批评，这些批评是违反事实的，本代表团不能接受，尽管在某些方面西班牙也尊重事实，承认危地马拉在人权方面的一些积极努力和进展。荷兰的情况也是一样，很显然他们所听到的有关目前的情况是错误的。

法国代表的发言使本代表团大为惊奇：法国对农村人口问题必须越来越客观和敏感。大家都在注视着新喀里多尼亚的局势和事态，都希望能遵守各种程序，取得符合人权的解决办法。

面对这一问题的法国本应根据实际而可靠的资料来分析其他国家的问题。关于我国的情况，如果法国不是听信带偏见和不公正的人士的话，而是以其驻危地马拉大使关于发展中心的陈述为根据，也许不致得出错误的结论。

如果法国不是援引两名另一国籍的参议员的恶毒的不实之词（这两个人写了一篇什么“恐怖连载”，说这是“又可悲又残忍”，而正确地说，应该是“又可悲又虚假”）而是根据法国参议员的陈述，那么，法国的意见也许是比较值得审议的。正如法国外交部所知道的那样，这几位法国参议员以极其赞同的笔调描述了危地马拉的形势。

爱尔兰代表用某种明显的家长式腔调谈什么“敦促”危地马拉政府，并给它订下若干准则。看来爱尔兰得到的情况极不准确，向它提供消息的人是带倾向性的，不公正的。本代表团所作的声明已经回答了这种毫无根据的指责。

一个称为“世界大学服务社”的非政府组织就一些不应由本政府负责的行动对我们提出指责。他列举了一长串事件，甚至企图将1981年和1982年国民大学校长MARIO DARY RIVERA和LEONEL CARRILLO REYES两人被暗杀事件也归罪于现政府，而那时现政府甚至尚未开始执政。况且，大学方面自己的调查和他们的看法都倾向这样一个结论：这些暗杀事件很可能应归咎于企图阻止两个校长所采取的措施的贩毒分子或极端主义分子，而不是右翼派别。这些指控竟是如此“可靠”。

我谨就此机会阐述以下几点：

1. 在危地马拉，国立大学享有充分的学术和管理自主权，以及使用国家拨给的经费的自主权，这一经费占全国普通预算的百分之三点五。能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并不多。

2. 对于行政权力机关享有独立地位的全国制宪议会制定了宪法条文，确认了这一自治地位。

3. 在现政府执政以前，由于非法的右翼和左翼极端主义派别的活动，该大学处境十分困难。

4. 大学现任校长 EDUARDO MEYER 先生是选举产生的，代表该大学所有部门。他提供了合作，担任了现政府所设立的和平委员会委员。这些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

另一个组织，“国际印第安人条约理事会”，也参与了对危地马拉政府的诬陷合唱。这些指控除其他内容外，还涉及今年一月在 XEATZAN 村发生的几起事件。真实情况已在 E/CN.4/1985/60 号文件中作了说明。该文件提供了详细资料，表明 11 人被杀、9 人被绑架等事件是叛乱分子干的。这就是事实。

古巴代表将其他国家的某些政权称为种族灭绝性的，并无耻地将危地马拉政府列入这些国家之中。它本身问题成堆，却毫无顾忌的挑他国的毛病。这样一个国家的代表竟然厚颜无耻地批评危地马拉的选举和自由，这不仅令人可笑而且十分可悲。任何评论都是多余的……。简言之，他附和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阿富汗、蒙古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等国的代表，口径一致地攻击我国。由于大家都了解的一些明显的原因，我代表团将对这些攻击作普遍的答复，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都知的那个代表听到这些答复就够了，其他的就会不容异议的接受他的意见和领导。

这些代表在谈到危地马拉时，使用了诽谤和诬蔑我国的国际运动喜欢使用的一些大肆渲染的习惯用语。我代表团坚决否认这些指责。危地马拉现政府在人权和民主领域中所作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已得到公道、严肃而负责的国际舆论所确认。危地马拉的这些行动撕破了复盖在这一阴谋上面的面具，使其猛烈攻击危地马拉当局的真实意图昭然若揭。这一点我们清弄。而且对于他们将作出反应，通过国际行动的“政治战线”将这一诬陷行动升级，丝毫不感到意外。

本代表团要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在我国所支持的意识形态和颠覆性行动确实具有真诚意愿，他们可以选择合法而文明的道路，作为政治党派合法参政。因此，让他们在民众选举中站出来，以便危地马拉人民能够清楚而自由的向他们表明自己在选举中和政治上的立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我们都将知道其原因何在。

本代表团发言到此为止，但我们保留在必要情况下继续发言的权利。我们只想重申，根据危地马拉真正对民众放宽政策的现实，危地马拉将继续沿着民主和充

分尊重人权的道路前进。如果这一决心使得那些主张暴力的派别和鼓吹仇恨的人失势，也许他们有一天会明白而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这一决心正是来源于我国人民的尊严和自由意愿，人民的目的终将实现。

最后，本代表团希望借此机会，请出席委员会的各国政府和各组织的代表在可能并愿意的情况下，向所有仍然坚持侵略和非法活动的我国同胞转达下述呼吁：重新和全国人民一道努力，作为危地马拉人为巩固民主的伟大任务，为危地马拉应当享有的博爱而和平的生活作出自己的贡献。

×× ×× ×× ×× ××